



## 记忆中的烟火气

□张亚亚

妈妈来的第一天,便开始整理我的厨房。我虽然不太做饭,但是厨房的东西真不少,架子上存放时间长的辣椒已经干了,且由绿色变成了红色。妈妈找来一根线,把我那十几根辣椒串成一小串,挂在我的冰箱门把上,还别说,这精致小巧的辣椒串这么一挂,感觉这生活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然后她又找来长线,串起来了我的大蒜头。那大蒜头是大卡车拉来,在小区门口一袋卖10块钱,我看着觉得不错,就买了一袋,但又一时用不完,就放在厨房角落里。大蒜头串了长长两串,妈妈把它挂在厨房的窗边。好久没有这样的景象了,被妈妈这样一收拾,就感觉家里的烟火气爆棚啊!一下子弥漫了温温暖暖的生活气息。

这辣椒蒜头的景象许多年前留有记忆,是在我没有离开家的时候熟悉的景象。自从在外上学工作后一年回一次家,曾经家里的那种感觉越来越淡了,时间一长都有些模糊不清了。妈妈这通操作似乎把我又给拉回到几十年前。

那时候衣服鞋子都是买布做的,式样不会很复杂,但经久耐用。那时候没有多少外出打工的机会,一些生活的小物品都是人们亲力亲为,处处透着精致的生活艺术。

村里有一户人家在县城

上班的,她家的孩子寒暑假回来穿的衣服样子很新潮,是村里妈妈们做衣服的模板。有时候我就想不通,没怎么上过学的妈妈们怎么会裁剪衣服呢?妈妈把喜欢的那款衣服先照样子裁剪好,再一针一线缝好,然后在两边衣襟各绣三朵花,最后缝出带有褶皱的重边,钉上纽扣,线头剪得干干净净的,穿在身上分辨不出是买的还是做的。这样的生活朴素而精致,对于生活的任何东西她们都很用心的。

做鞋子就更不用说了,一家人的鞋子也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缝起来的。特别是拉鞋底,是很费劲且又要有耐力的事情。往往在下午的时候,她们拿个小板凳放在自己家门前的树下,边吹着凉风边拉鞋底,在结实前提下还拉出各种花型。以前想不明白,鞋底踩在脚下谁都看不见,结实就行,做这么漂亮这么讲究干什么?后来时日漫长突然明白了,鞋穿在脚上,别人看不见自己知道啊,生活不是花哨地给别人看的,是自己感受的,从脚底都能感觉到生活的精致,想想都是幸福的。

妈妈不仅串了我家的辣椒、大蒜头,还开始整理我的衣服鞋子,然后又把我放在衣柜角落的十字绣抖落出来,花了整整两个月给绣完了,那可是我五六年都没绣好的呢。我觉得自己在生活中,似乎忽

略了很多东西,比如我一直不太明了的上一辈人对生活的韧劲,他们身上努力经营生活的张力以及朴素的艺术视角。

绣十字绣期间,她还把目光瞄到了女儿养的宠物兔上。跟我一起出去给兔子拔草,草要新鲜的,有的水分大还要稍稍太阳底下晒一下;兔子每天要放出来蹦跶一番,阳光温和的时候再给晒晒太阳。笼子里的兔子舒展身子,惬意地躺在阳光下眯着眼睛,妈妈则在一边整理兔子的青草。有时候也拿着草梗逗逗兔子,风儿轻轻阳光暖暖,突然觉得生活本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没事的时候,她帮我打扫一下家,还逛街淘了几个小巧的花瓶,摘些院里的花草之类的插上,门口的墙上挂块布艺,家被她这么一收拾,都是生活的味道,那种味道朴实而美好。

她在家的時候,一般菜都准备好,我们爱吃面条,便回来一起煮。我喜欢吃蔬菜,就菜面各一半的样子,觉得自己吃得绿色极了。妈妈则不,她面里菜很少,她说放太多菜有股草味,这是她们那个时代留下的创伤,小时候野菜吃得太多了。某天,我郑重地往嘴里塞了一口菜,努力嚼了嚼,鲜嫩美味,菜的味道挺好吃的,就是吃不出草味来。

来了两个月后,妈妈回老家了,两串蒜头只剩一串挂在窗边,辣椒我没让动,还静静地挂在冰箱门把上。总感觉那串红红的辣椒挂在那里,家里就多了很多记忆中的烟火气。

## 夏日说簟

□卢岳云

说起“簟”(diàn)字,乍一看会让不少读者感到陌生。它是一种竹制品,或许你还正用着它呢,它可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。在我的记忆里,簟有用于晒谷的“篾簟”(也叫“晒谷簟”),还有用于夏天睡觉用的“簟席”(也就是“竹席”)。

先说这晒谷用的“篾簟”吧。这篾簟长约五米,宽三米左右,它可是我们儿时生产队常用的晒谷农具。那时晒谷场都是烂泥地,这篾簟就成了晒谷比较卫生、收谷比较快捷的晒谷神器,只是现在农户不是在水泥地上晒谷,就是用烘干机烘谷,这“篾簟”也就渐渐地下岗了,成了我们这代人记忆中的老物件。

我们那儿管编织篾簟的师傅叫“篾匠”,或许与他们常年编补“篾簟”有关吧。每年四五月份,是篾匠最忙的时候,他们总会“雷打勿动”到生产队粮仓库编新簟、补旧簟。补簟可是一项辛苦的“功夫活”,需要长时间蹲在地上,特别是刚吃完饭就干活,想想这“被压迫”的肚子有多难受。长期蹲在地上突然站起来,难免会有点头晕眼花,所以补簟大多是徒弟的活,而他们的师傅总悠悠哉哉地坐着劈篾,准备补簟的小篾片。当然,徒弟也会时不时站起来,借扫簟中的碎篾片活动一下,有点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之嫌。

生产队里晒谷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妇,她们总会趁着夏日的“早风凉”,早早地把篾簟从仓库里搬出来,在晒谷场整齐划一地铺开,然后把一箩箩湿谷倒在一块块篾簟上,用谷耙均匀推开,中途还得冒着炎炎烈日用谷耙翻滚稻谷数次。夏日的天就像川剧“变脸”,这雷雨说来就来。所以,晒谷的农妇不仅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,而且要学会看云识天气,一旦天色变黑脸,就得立马卷簟收谷。当然,也会遇到“晴天落白雨”的境况,这时千万别慌了手脚,因为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只需将篾簟四角往簟中心拉,用簟背面盖住谷堆,等雨如一阵风过了继续摊开簟晒谷。水泥地晒谷遇到突然下雨,可没篾簟收谷方便快捷喽!

再说那清凉一夏的“簟席”。这簟席先秦时期就有了,你可以从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“载寝之地,白茅纯束,有簟有几”中得到印证。另外,簟席也不仅仅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,它承载着深刻文化内涵,洋溢着浓浓的文学气息,寄托着古代文人骚客几多情感和兴之所至。如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之一中“香炉峰下宿,瀑水静喧簟”,使人仿佛置身于那幽静的山水之间。而李清照的《一剪梅》中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”,让人读出了多愁善感的女子悲欢离合的人生和凄凉独处的内心感受。苏轼的《南乡子·自述》中“凉簟碧纱厨。一枕清风昼睡馀”,则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惬意享受……所以说,“簟”不仅成了一种文学意象,更成了古代文人借物抒情的唯美文学载体。

这“篾簟”已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,而“簟席”却一直陪伴在你我身边,只是它换上了“竹席”这个熟悉的马甲罢了。

第7303期 西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